

总被迟误的婚期

岑凯伦 著



华岳文艺出版社



总被迟误的婚期

岑凯伦 著

华岳文艺出版社

总被迟误的婚期

岑 凯 伦

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宝鸡人民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200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8,000

ISBN 7—80549—056—2/I·43

定 价 2.10元

目

录

空中小姐·····	(1)
筹备婚宴·····	(35)
取消婚事·····	(63)
新男朋友·····	(94)
豪门公子·····	(128)
六人度假·····	(157)
二度退婚·····	(188)
情场风波·····	(225)
终成眷属·····	(254)

空中小姐

柳洋洋可真是春风得意。

她是全航空公司年纪最轻、最漂亮、最幸运的空中小姐，第一次正式上班，竟然走海外航线，还是她渴望已久，倾慕了十几年的法国巴黎。花都啊！太棒了！

她不是第一次在飞机上，已经三个月了，但实习期间飞行的却是东南亚，最远到过日本，她那时是实习生，现在就不同了，正正式式的空中小姐。

“大姐”派她到头等客位，第一次正式工作就做第一等，个个哗然，连柳洋洋自己也愕然：“大姐，那些大人物可不容易侍候，要是我第一次就做不来，怎么办？”

“你实习时已经做过头等位，你的成绩是令人满意的，而且你年青貌美，做错事，年青貌美的小女孩容易被人原谅。”大姐微微笑，“况且你今天的工作很轻

松，你只要侍候一位贵客。”

“一个人？”洋洋的大眼睛瞪得好圆好圆，“他是个什么人？政要吗？”

“上了飞机你便知道了。”

飞机开始飞行，师姐在示范救生衣，柳洋洋越看越奇怪，忍不住问：“大姐，今天的飞机票不是卖光了吗？怎么空着一个座位？”

“那张飞机票也卖了出去，是近窗的那位客人一起买的，他就是你今天的客人。”

“他？穿着浅灰西装，架个眼镜的？他把公文箱放在旁边的座位，为什么一个人买两张票子？又不能坐两张椅子。”柳洋洋打量他：拼命看文件，对旁边事物不闻不问不理——好自我中心。

“遗传！”大姐说。大家忙着准备送出饮品，柳洋洋收拾大姐给她的小餐车。“以前他爸爸乘搭我们的飞机公干，也是一个人买两张飞机票，由今年四月开始，出国公干的不再是老先生，换了金公子，金公子同样是一人买两票的。啊，这个不用拿去。”

“多浪费啊！一张来回飞机票钱可不少。”柳洋洋从冰箱拿出一卷香水毛巾。

“有钱人几万元算得了什么？啊！你别问他喝什么，他不会理你的。他们父子都不喝酒，老子专喝鲜榨橙汁，金少爷却喜欢蜜瓜汁和番茄汁，半小时送一次！”

柳洋洋耸耸肩把小餐车推出去，大姐在后面叫：“别忘了称呼他金公子！”

柳洋洋到那男人身边，停住餐车：“金公子！”先递上香巾，然后是蜜瓜汁。

他说了声谢谢，没看她，没抬头。

唉！年青貌美有啥用？哪怕是再生西施，他公子连眼尾都不瞄。

忙过饮品，又到开餐的时间，柳洋洋替他把餐板开了，把餐盒放上。他看了看餐盘：“请给我一杯西柚汁。”

柳洋洋怀疑自己听错：“金公子，你不是只喝蜜瓜汁和番茄汁的吗？”

“我不可以喝西柚汁，还是你们没得供应？”他的声音透着质问，柳洋洋哪敢怠慢，连忙去拿西柚汁。

侍候金公子吃过餐，他要一份报纸，柳洋洋给他拿了份当天的西报。

“嘿！每个人都以为我不懂中文。”他冷笑，扔开报纸，“每次都拿西报来。”

柳洋洋马上去给他拿中文报。

金公子看报，柳洋洋暂时歇下来，大姐看看她笑笑：“还有二十分钟你又要送西柚汁了，不过他可能又会要番茄汁。”

“唉！大姐，侍候有钱人实在不容易，看，灯亮了，他又在叫人！”

× × ×

到巴黎大家都很兴奋，因为她们可以在巴黎逗留两天，第三天才回香港。

六个空中小姐、两个空中少爷一起到酒店，大家准备洗

个澡便出去疯狂一晚。

回房间，脱下翠绿镶金边的空中小姐制服。洋洋和云妮一个房间，洋洋让云妮先洗澡。

有人敲门。洋洋以为其他空姐来商量游玩大计，连忙抢出去开门，站在门口的，竟然是一位穿制服的侍者。

“请问杨小姐在不在这个房间？”

“我们这儿没有姓杨的。”

“奇怪！四个房间都问过了，”侍者搔搔头，“怎么没有姓杨的呢？”

住邻房的珍妮花走过来：“洋洋，可能是找你！”

“对！对！”侍者连忙说，“那位小姐姓杨，名叫羊羊的。”

“洋洋是我的名字，我姓柳。”洋洋很奇怪，找她干啥，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花店送了一盒花来，是一位金先生送给世界航空公司的杨羊小姐。”

“啊！对了！金公子，他听我们叫洋洋，以为她姓杨。”其他空中小姐也出来：“花呢？”

“请等一等！”侍者往后跑，珍妮花对洋洋说：“准备小帐！”

不一会，别的先生小姐都挤到洋洋的房间来看热闹，云妮也洗澡出来了，哗！一房间的人。她正要开口问发生了什么事，侍者双手捧着一大盒花进来了。

“哎！那么大盒蓝玫瑰，还凝着水珠。”云妮惊喜不已。

“花店的人说，这是他们花店里最名贵的花，总共一百枝。”

洋洋付了小帐，她不知道如何是好：“我要一百枝花干什么？带回香港都谢了，那位金公子还有个怪脾气，喜欢大量送花！”

“你以为吗？我侍候他老子十一次，他连根草也没有送给我。”珍妮花说。

“老子和儿子总有点不同。”

“我也侍候过金公子三次。”云妮说，“他大概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你怎能和洋洋比？”空中少爷杰西说，“洋洋年青貌美，比蓝玫瑰还鲜，我想追求她，就是没有胆量，现在更不消提！”

“金公子的确想追求洋洋。”蒙妮姐说，“花来了，下一步应该是请吃饭。”

“对！半小时后，就有电话来：‘杨小姐，赏面和我吃顿饭吗？’哈！”云妮一拍手，“今晚我们不可能和洋洋一起疯，因为杨小姐有约。”

“唔！你们全都是坏人！”洋洋顿足，“有钱人寻我开心，你们也就跟着闹，其实他看也没有看过我。”

“看不看他自己知道，总之他心里有你，又给你送花，这是事实。”云妮说，“你赶快去洗澡，他电话快来了！”

“不睬你！”洋洋瞟云妮一眼，“花都送给你们，给我插几株就够了！”

“呼啦！”汤美把盒子揭开，“洋洋，金公子给你的

啊！”

洋洋接过一看，上款写着杨羊小姐，下款署名——金晖。

滑稽！他以为她是只羊。

“洋洋，洗澡啦！金公子电话快来了！”

洋洋去洗澡，在浴室里，她自己问自己，那位阔少爷真的看上自己吗？

假如金晖真的追求柳洋洋，最开心的，应该是柳太太。因为女儿第一天上班就被一位很富有，而且应该是很年青的金公子追求。

其实柳太太一点不贪婪，只是由洋洋十二岁开始发育的那一天，她就梦想女儿穿着白色婚纱，挽着个爱她的丈夫进教堂。这是柳太太唯一的愿望，每次提起都眼睛湿润。她多么渴切盼望做丈母娘。

柳太太偷偷告诉丈夫，她还有个小小的“阴谋”——抱孙心切，她只有洋洋一个女儿，当然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。

洋洋并不知道她母亲的“阴谋”，但希望她早日找到对象，她是知道的。

洋洋是个无所谓的女孩子，也懂得感恩图报，孝顺父母，如果男方不令人讨厌，可以相处，她并不反对早婚，虽然她只有十八岁。

她洗澡出来，云妮向她摊摊手：“奇怪，已经四十五分钟，电话还没来！”

“我早就说他不会把我放在眼里。”洋洋总不能向同事

表露她的“孝心”。

大家都换好衣服，聚集在洋洋的房间，在等金晖的电话。

电话铃终于响了，云妮马上大喝一声：“洋洋，你可得摆点架子，他太可恶，电话由我来接！”

云妮拿起电话，面色一变：“是的，啊！是的……唔……是的，再见！”

“喂，云妮！”珍妮花说，“无论金公子怎样可恶，你总不能是的，是的，应该让洋洋和金公子说话。”

“什么金公子？是机长，机长说我们后天回香港。所以实际只有一天两夜假期。她叫我们今晚尽情的玩，明天尽情买时装，后天一早集合。”

“我们马上就出发。”

“扔下洋洋怎么行？多等一会。”

大家等着，后来还是洋洋熬不住了：“等了两个钟头啦我第一次来，哪儿都没去过，没玩过，今晚要好好的玩。我把大部份积蓄带来，明天要买很多时装，我实在不想等了！”

大家就等她说这句，于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出门去了。

大家先到圣娜撒大酒店吃晚餐，然后到红磨坊看表演，再去玩滚轴、溜冰、逛街。巴黎连街道都那么美，又去喝酒听歌，一直闹到天快亮才倦极回到酒店睡觉。

第二天出门前，云妮还向侍者查问金公子有没有找杨小姐。

云妮好失望的离去，柳洋洋倒没有什么，她第一次来巴黎，只想早一点出去。

她们首先去参观艾菲尔铁塔（巴黎铁塔），再到蒙玛达山岗，在那山岗上可以看到整个巴黎，并在岗顶一间法国餐馆吃午餐，由于赶时间买时装，匆匆到罗浮宫博物院看过了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，便回巴黎市中心。

女孩子抢着去买衣服饰物，洋洋买得最多，袋里的美金、法郎几乎全给她花光。然后大家到路边咖啡座喝咖啡、休息、看来往的行人，其中也有不少俊男美女。

大家正在舒服着、享受着，突然珍妮花指住对面马路：“喂！看！那不是金公子吗？”

洋洋抖了抖精神，坐直了身体。

“对！他和一个外国人边走边谈。洋洋，看见没有，在那边，前一点。”云妮指指点点，“快看啊，见到没有？”

马路上人来人往，不是女人便是男人，洋洋根本分不清来。说实在的，他在飞机上一个劲的垂头，她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面，也没有想过要看清楚。

“杰西，你去追，告诉金公子，洋洋在这儿。”云妮可急了，“快呀！”

“哪儿？哪儿？我根本没看到！”

“该死，他一拐弯就不见人了。”云妮埋怨杰西，“你就只会死盯那些法国小姐，连金公子都看不到。”

“算了，忘记他吧！”洋洋反而看得开，“那些公子、名流不会把我们这些服务生看在眼里，该吃饭了！”

大家的钱都花得差不多，也不想出去，明天很早归队，于是，在酒店随便吃些东西算了。

× × ×

回香港，洋洋没有把金晖的事告诉柳太太，免得她以为失去了金龟婿。

但是柳太太仍然高兴。

“记得齐伯母家的可爱男孩吗？”

柳洋洋把礼物拿出来，一份份，她想了一会：“齐冬俊？他不是去加拿大留学了吗？”

“几年啦，大学毕业已经能赚钱了。”柳太太很高兴，因为女儿还记得齐冬俊，看样子她对他印象一定很好，“他去加拿大的时候才十三岁，那么一点点，记得吗？他吻过你的脸！”

“一个小女孩子脸，十三岁。”洋洋笑一下，“妈咪，这些全是你的，这是爸爸的！”

“噢！这丝衬衣好漂亮，”柳太太一直是那么开心，女儿回来，当然，还有齐家那男孩子。她准备等会儿打个电话给齐太太，约个时间见面。

可惜齐冬俊对柳洋洋一点印象也没有：“妈妈，我回来才两天，连亲人都没有机会全部见过，怎么急急忙忙替我介绍女朋友？”

“用不着我介绍，她是你的青梅竹马的小情人，你出国留学那一天，在机场吻过她的。”齐太太也抱孙心切。

“大庭广众之下吻一个女孩子？就算我面皮厚，人家也不会让我胡来。妈，你编故事有没有更夸张的？”

“洋洋呀，她那年十三岁……”

“妈，我二十四岁了，怎能喜欢一个十三岁的小孩？”

齐冬俊对交女朋友没兴趣！

“你长大，她也长大，她又不是冬眠，她今年十八岁了呀！长得不知道有多美。”齐太太说，“担保你一见钟情。”

齐冬俊耸了耸肩：“我暂时不想交女朋友，回来休息一个月便上班，事业有成就才谈这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又没叫你结婚。我已经约了柳伯母，你不喜欢也得去！”

“妈，我不要……”

齐冬俊母子在餐厅。

齐冬俊坐立不安，不停的看表。

“别急么！我们来早了。柳伯母一向很守时的，她不会迟到。”

“妈，现在还用这个方法交女朋友，你不觉得太老土吗？”

“老是老，不过并不是老土，你正在等你的老朋友！”

“妈，我对小女孩没兴趣……”忽然，齐冬俊的眼睛亮了。

餐厅的入口处刚巧进来了两个人。

其中一个，像闪耀闪耀的星星。

她一头长发，没烫过的，乌亮，飘逸在肩上，她的脸连起码的唇彩也没有，大概是怕脂粉污了颜容。她身上穿一件闪银的套装裤，真丝银蓝上衣，同料百慕达裤，腰间是银色的十五世纪西欧妇女用的“马甲”式腰带，漂亮又大方，正站在一个中年妇人的身边。

这时候，齐太太站了起来。

“柳太太，洋洋！啊！你好漂亮。”齐太太拉住那女孩的手，“这套衣服真好看，法国货吧！你妈妈说你在巴黎买了许多新装，齐伯母今天总算有机会看到。”

洋洋只是笑。

“我们迟到，让你等久了吧！”柳太太抱歉的说。

“没有！时间刚刚好。洋洋是空中小姐，最有时间观念。我给你们介绍……”齐太太回头看见儿子愣愣的，以为他又想要甚么花样，“冬俊，你还不过来见见你柳伯母和洋洋妹妹！”

齐冬俊马上站起来，替柳太太拉椅子，跟着说：“洋洋妹……”

好像杨梅杨梅，他说不下去。

“叫我洋洋吧！”洋洋大方的说。

齐冬俊很高兴，和刚来时换了样，他殷勤的问洋洋吃什么？喝什么？又拼命的回忆他们小时候的一切。说起来，有亲切感啊。

“妈！”他忽然好感激母亲，“明晚请柳伯伯、柳伯母和洋洋到我们家吃晚饭。”

“明天晚上我在伦敦。”洋洋说，“明早飞第一班机！”

“洋洋是世界航空公司最年青最漂亮的空中小姐，常飞海外航线。”齐太太马上加以注解，“还是尽快吃晚餐，餐后去看场电影吧！”

“对了，先去看场电影。”柳太太忙通风报讯，“洋洋两天后就回来了！”

齐冬俊十分尊重母亲和那位柳伯母，忙征求洋洋的意思，洋洋是无所谓的。

看过戏吃过宵夜，回家已经很晚，睡得更晚，第二天工作不断打呵欠。

“看你没精打彩的样子，没事吧！”云妮开心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昨晚睡眠不足，陪妈咪聊天，聊了大半夜。”洋洋绝不提齐冬俊。昨晚吃饭是吃饭，看戏是看戏。还知道齐冬俊有双长腿，她对他半点印象也没有。

“金公子只去法国公干？”

“不，他哪儿都去。但是他不象我们，一声飞啦就走，他大概还在法国，他平均一个月坐两次飞机，最多四次，是来回计算。怎么？还没有忘记他？”云妮望住她笑，“花都残了！”

“怎能忘记他呢！他不在飞机上，起码我可以舒服些，大姐也不会让我到头等客位。有钱人难侍候。”又到送饮品时间，洋洋一面拿果汁一面四处看看，“我上班到现在一直没见过珍妮花！”

“她放假，”云妮把一切准备好，“她也要陪陪男朋友，我们做这一行，交朋友真难！”

× × ×

到伦敦，可以停留一天，但由于大家都来过伦敦许多次，因此各人宁愿留在酒店睡觉，或者去看亲人，只有云妮陪洋洋出去走走。云妮带洋洋去游览西敏寺、圣保罗教堂、唐宁街十号戴卓尔夫人官邸，前往白金汉宫参观英国御林军换班的过程。

“去中国城吃午餐好吗？”

“不要了，还不是虾、烧卖，是我一个学姐的伯父做老板的，价钱贵，学姐说，骗骗外国人倒还可以！”

“价钱贵些，但很有香港风味。你不喜欢，我们去吃西餐。其实，明天，我们又可以回香港吃中国菜！”

“可不是嘛……”她们同进餐室。

餐后她们到碧加德里的圆形广场逛逛，那儿很热闹，聚集了不少嬉皮士，又到牛津街的百货公司看看。

那儿的東西都很实用，但太保守，当然比不上巴黎，洋洋只是买了一些纪念品。

回香港时，一班空中小姐出闸口，大伙准备乘坐公司车回家。

洋洋拿个白色小型旅行箱，和云妮边走边谈。

“洋洋，洋洋！”

“咦，洋洋，那边有人叫你，原来你有了男朋友？”云妮说。

洋洋往那边一看，他是谁？哪来的男朋友？啊！八九是齐伯母的儿子。洋洋连忙说：“他不是我的男朋友，只不过是我的世兄！”

“还不是一样。我们不用等洋洋。”云妮对杰西她们说，“洋洋有男朋友接机！”

大伙已走，齐冬俊在那儿挥手，洋洋只好走过去。

“我特地来接你的，飞机迟到四十五分钟。”齐冬俊为她拿过小皮箱，“车就在外面等着。”

“谢谢！”